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四

台徳大君記四
起元和二年
止元和五年

リ 5
671
4



門 伊 5
號 671
卷 4



昭代記

台德大君記四

元和二年丙辰正月朔侯伯以下隨爵位具冠

服賀正兩府大將軍遣使駿府陳賀烈祖之奠

府江戶也群下多謂江戶城者古昔陪臣所建

規模狹隘非八州太守之居也城東澤藪接海

蘆荻叢生西北培塿坡陀灌莽翳蒼渺無際厓

無地可以列邸宅寘屢肆烈祖相地增築牙城

於中央最高處以舊構處為西城關西北爽塏

地鏗高填卑給庶士宅地曰番町開市屢於麴

昭代記
卷四

町東南芟蒲葦埋洲渚鑿川渠架橋梁淪淤塞
流垢穢荒蕪之地坦爲車馬之衢四達旁通大
城以正東爲正門其東爲日本橋四方里程自
日本橋始海運船艦自浦賀入者泊於品海深
川換艇舸以集於日本橋百貨輻湊萬物豐阜
自捷關原諸侯皆朝于江戸賜第邸于郭內商
賈日益麇集坊肆年增都下方四里屋舍鱗次
櫛比至有土一升金一升之諺而四郊新墾之
野皆爲沃壤田疇棋布聚落星羅租賦之入十
倍往時皆揆之創業之日而成算如合符契諸

侯東觀留江戸大率驕樂無度大將軍欲嚴禁
之本多正信曰不可方今侯伯雖服大坂尙熾
未可謂歸于一今之時要在懷柔諸侯夫諸侯
不憚遠道爭趨都下者非必懷德彼僻在各地
無聲樂靡曼佳冶之可歡日思樂江戸縱所欲
爲也今若束之以法節之以制彼將苦道塗之
遠倦時月之久怏怏求便乎事非國家之利也
從之旣而諸侯置帑于江戸士庶亦隨而移家
賜第不能容衆各請寘別第大侯五七邸小侯
二三邸或買地設別業開園池植花卉聚奇石

珍禽以供朝退之樂而四方游技雜藝之徒爲
竒器淫巧靡樂詭戲者雜然雲集六十州之民
莫不傾想江戶繁華熾盛振古無比云先是大
將軍將以西城西南塹壘爲石壁多集巨石適
烈祖來自駿府見之駐駕城外召松平正綱問
其所修正綱具告之烈祖色弗懌將回駕時大
將軍已出迎於門外本多正信聞之大驚走至
請曰回軫何由烈祖曰吾不知土木事而來顧
事務紛擾吾恐其淆礙故還耳正信曰果然則
臣將誅死矣此役非出乎大君之意也臣愚以

爲西南壘未堅因欲以完之也今大駕遽回則
大君必以爲造石壁違太公之意也則臣之獲
罪也必矣伏願大慈以救臣之死烈祖曰吾固
謂非將軍之意也夫將軍以征夷爲職故以東
方爲正門以備於東夷若夫西面者帝京所在
何完要塞之有廿一日烈祖放鷹田中得疾留
四日還駿府大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大
駕詣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烈祖謂大將軍
曰吾年過七十罹此大病雖扁鵲無所施術竟
不使進醫藥大將軍憂傷固請不聽諸侯伯相

繼來候烈祖病間屏左右與大將軍語皆天下
機務大將軍慮其勞思謂侍臣曰尊旨雖及大
事汝等務左右其語以慰其心皆荅曰臣等亦
注心于此或語放鷹事或語歌樂事然尊意却
不樂僧天海在側曰聖哲知命臨終語皆垂萬
世訓雖欲過之不可得也前是烈祖上表辭右
大臣不允後有內旨欲拜太政大臣又固讓不
拜至此詔旨再降三月十七日天皇使大納言
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就拜太政大臣廿
七日烈祖力疾衣冠拜詔烈祖召松平外記忠

實於臥床命之曰汝且經中山道入伏水城以
副鎮焉吾有所慮故也又召水野忠清褒父祖
之勲及大坂之功賜三河刈屋城二萬石四月
烈祖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召諸侯伯諭曰
吾旦夕將入地將軍既秉天下鈞吾不復以後
事爲憂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
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誰
恨哉乃分遺物令罷就國以蒞後命初諸侯各
度有如不諱當羈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
召大將軍曰吾諭諸侯云將軍失政能者取之

汝慎修政事，勿毫有私曲。若天下有違道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速加誅伐焉。大將軍獻欬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誡曰：「善事將軍，亦告大將軍，以友愛之道，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烈祖病革，顧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對曰：「將復亂矣。」烈祖曰：「善，吾可以死也。」謂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治天下之道在於仁慈矣。」乃薨。大將軍哀慟，十九日殯于久能山，使榭原大內記照久世掌祀事，將以來歲葬於日光山也。六月，本多佐渡

守正信卒。正信長烈祖四歲，而其死後之五十年，大將軍嘗詢治道，乃陳治要七事，呈之。其略一曰：「臣聞天道以仁爲德，天下和寧，萬物遂養，天之所好也。人主以天道爲心，則天必命之以司牧斯民。故知天道者，不勞而治；不知天道者，雖勞而不治。蓋上古有不尋干戈而獲天下，子孫繼承至數十世者，至後世則國祚不長，大率治日少，亂日多。甚者或一再傳而亡，此豈無其故哉？臣嘗有疑于此，問諸儒生，而儒生言人人異。最後遇唐人而質之，始聞天道之要矣。然至

其闔奧非楮毫所能悉也。二曰：凡有天下者，誠意正心以行仁政，則天下泰而黎元安。政是之謂合天道。若縱欲窮奢，使億兆懷怨含怒，則天必奪之命矣。昔堯告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天之所以與之天下者，在於安民而已。反之則其亡可躋足而後焉。所謂執中者，順天道也。天下後世由斯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夫民邦之本也，士君之命也。善保民生則邦寧，善攬士心則兵強，保民生攬士心，非執中惡乎能之。然人主溺於所

好不能順天道者多矣。人主之所好者曰利，曰奢，曰聲色，曰奕棋雜戲。人主苟留意於此，忽國家之政，莫不底危亡。夫學者聖人所治天下國家之具，須講求其理，不可留意浮辭，以書爲玩具也。弓銃刀槍者，一人之敵；人主不專學之，而可古之聖人，不善一藝而名傳萬世者，無他，廣其聰明也。傳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夫舜不以聰明睿知自恃，問卑賤，察邇言，擇善而行之，是舜之所以爲大知也。人主當舉真儒爲師，選聰明忠誠之士爲輔相，每事諮訪焉，取舍可否而

行之。又人有敏於事而訥於言者，使之記所言，以盡其心。如此則聰明自廣矣。自古國家將亂，必有妖孽。所謂妖孽者，非獨天象地變，良臣死亡，艷娃進幸之類，皆妖孽也。人主遇此，則宜省已修德，則妖孽自消。殷湯王時，天下大旱，湯以六事自責，言未終，澍雨忽降。至誠感格如此，而庸主暗君，徒事祈禳，可謂惑之甚也。三曰：忠直之士，捐軀殉國者，言國家得失，涕泣主聽，諛佞之士，希旨冒進者，承順主意，雖知其過而莫諫焉。夫忠直忤主者，不顧其身，故君雖喪國，不敢

攜貳諛佞之士，苟圖寵祿，一旦緩急，賣國圖反。雖然，忠佞難辨，明君尚難之，况於庸主乎？辨忠佞有道，左右譽其人，未可信。大臣譽之，未可信。民譽盡歸之，然後躬察而舉之，其黜人亦如此。大凡驕淫者，犯分者，多慾者，口給者，導君於邪者，皆小人也。語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剛毅木訥，近仁。司馬光曰：見可諫而諫之，順而易；知不可諫而諫之者，為真忠臣。夫智勇兼資而無欲者，謂之賢矣。君臣多欲，則國家必亂。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自古佞臣誘君於貨，聚斂

以喪天下者不可勝數。可弗鑒焉哉。四曰天下郡國當遣監使巡視風俗。觀察政治。國主奉法而不驕。臣庶忠上而不貳。風俗敦厚。國無橫政。此國主之賢也。若國主聚財瘵民。肆己私。不畏威。不守律。修城郭。浚湟渠。連結諸侯。如是者。後必謀反。須使其所親信。切加諷諭。尚弗悛。則宜及其未發而圖之。語曰。毫釐不伐。將尋斧柯。雖宗室懿親。不宜忽焉。五曰人性有上中下。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至中人可以爲聖。可以爲愚。唯在所習耳。欲立冢嗣。宜擇賢而立之。自幼弱時。

似正人輔導之。又選穎敏直亮之士爲之左右。居常與之言治亂之道得失之理。旁及兵法行陣之事。切不可使言聲色貨利者。若異色雜藝人在側。明主賢君。尚爲諛佞所惑。况在幼稚。趣向未定。唯在其所導。若承意希寵之徒。一得親昵。群下倣之。面諛競進。天下之亂。恒由此起矣。六曰天之立君。所以養斯民也。古之聖人。何嘗不好美女玉。食瑠臺金榭。然恐其滅身亡國。故室欲懲情。以養萬民。萬民得安。則雖居瑠宮。食珍羞。可也。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夫人君欲撫字黎元傳祚子孫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又何暇逸游之耽哉治民之道宜制恆產立定業經田里正封界薄貢賦省征役不宜使有不足又不宜使有盈餘然而人主或好俳優或好和歌茗讌或好淫聲美色或好崇臺峻宇不憂民之憂百姓飢餓而不知橫斂培克以充府庫則天必降禍以亡國家五金百穀者天所生之以資兆民也而人主私之是之謂盜天地之財夫豈無其誅哉昔延喜帝寒夜解衣以思天下寒者故慶流子孫後白河帝反是禍溢天

下故安民者昌虐民者亡自然之理也七曰唐虞三代之聖主躬行節儉以安黎元故傳祚數百載降及後世窮奢縱欲以虐萬民故不數世而失天下唯漢唐傳祚久長然治不如古者由以權譎得天下故也皇朝剖判以來寶祚延長萬古无疆者由祖宗深仁厚澤浹民骨髓也源右將握天下之權外假仁義內實多欲殘毒懿親殃逮後嗣北條時賴僅敷惠政祚延數世洎高時侈虐乃一朝而亡足利尊氏雖一旦握兵馬之枋不能終安天下細川賴之佐義滿微施

善政得澤被十世。織豐二雄英武蓋世。然身死國乃滅。此由君臣不知道滿志窮欲也。天下之治亂繫乎一人之心。人主當敬畏天道。慎獨修誠。兼資智勇。篤行仁義。以安億兆。爲已任則子孫萬世無窮之福也。大將軍覽而嘉之。常寘其書座右。以時省焉。大將軍好問。廣求諫諍。獲忠益言。輒拳拳佩服。以期於必行。嘗謂侍臣曰。聰慧之士。却見理不明者。驚已私智也。其所慮自以爲是。而謬諸人。多有錯謬。汝曹知此。庶可以寡過也。平素寅畏天威。觀宇下有日影。委曲避

之。未嘗履焉。嘗曰。諺云。浮生如夢。寸前冥夜。不若取樂於目下。是言甚非矣。旣是如夢。豈容微怠乎。其間哉。居恒端居正寢。雖病白晝未嘗入後闈。侍臣或白。自古哲主賢君。莫不有一張一弛。若不豫時。宜退居後寢。以游息焉。大將軍曰。爲人主者。當日盡心民事。不得少有間歇也。夫不以生民爲念。而自懷安佚。是禽獸之不若也。播磨國主松平武藏守利隆卒。于新太郎光政襲封三十二萬石。光政立數日不寐。左右請其故。不荅。一夜寤。睡異常。左右又問。對曰。吾年尚

幼嗣大封未知治國之方耿耿思之所以不合
 蹏昨讀論語至孔子誨子夏為君子儒始悟學
 道為君子以為政而已志定而意安焉是以甘
 寢光政少時頗愛禽鳥絲籠畜之一日聽儒臣
 說左傳至昭公十九年尚有童心光政忸怩曰
 吾年既踰冠未免有童心洵可愧也自起開籠
 盡放其鳥又謂侍臣曰玩物喪志聖賢所戒吾
 之好禽鳥不但童心也嘗問為邦於板倉勝重
 勝重曰為政猶如以圓匕取方篋之豉光政曰
 若然無乃有所漏乎勝重曰吾生長於戰國見

猛士多矣至夙慧如公者未嘗見之也吾恐其
 或過於明也是以云然加細川玄蕃頭興元常
 陸田六千石并舊食萬六千石增大番九隊為
 十隊定軍賦五百石銃一口槍三根并身所執
在數中下
 同千石騎士一名銃二口弓一把槍五根二千
 石騎士三名銃三口弓二把槍十根三千石騎
 士四名銃五口弓三把旗一柄槍十五根四千
 石騎士六名銃六口弓四把旗一柄槍二十根
 五千石騎士七名銃十口弓五把槍廿五根旗
 二柄一萬石騎士十四名銃二十口弓十把旗

三柄槍五十根推而例之。以至百萬石。七月放
越後少將忠輝於朝熊山。收其封。初烈祖之病
也。忠輝生母茶阿請宥罪。不許。謂曰。吾初謂忠
輝壯武。有將器。而大坂之役。逗撓不進。復縱殺
朝士而不告。吾在焉。猶如此。後將如何。忠輝益
懼。詣駿府謝罪。不許。入焉。寓臨濟寺。俟罪。後移
江戸。居淺草別邸。至此。放置。加松平伊豫守忠
昌萬石。移封川中島。食十二萬石。加飯山城主
堀丹後守直寄三萬石。賜越後長岡城。并舊食
八萬石。初直寄受知烈祖。陞藩臣。封侯。先薨。月

餘召諸臥床。慰其大坂之勞。且謂曰。天下有事
則命藤堂高虎爲先鋒。井伊直孝爲次陣。卿陣
于兩間。乘機橫擊。則所向靡不克矣。移多胡城
主牧野駿河守忠成於越後長嶺城。食五萬石。
加酒井備後守忠利七千石。并舊食二萬七千
石。封本多三彌正重相馬田萬石。正重正信之
弟也。正重率直。好凌人。嘗冬夜入候。起居烈祖
方餐。進鴻羹。正信爲伴。正信有所啓。議移刻。既
訖。烈祖啜羹曰。他羹應冷。此羹尚溫。蓋大禽故
也。宜矣。足以養老也。正重曰。然。小禽如臣。將凍

死已因走出烈祖大笑顧謂正信曰惟其如此
臣以封侯耳一日觀高館舞烈祖嗟嘆辨慶真
人豪恨今世無其人正重曰人君欠義經故也
君爲義經則臣皆辨慶矣嘗增采地烈祖謂之
曰汝常多放言自今後宜少折節慎言荅曰今
大將軍良主也有主如此微狂者誰敢拂之烈
祖嘖曰三彌癖復發矣至此以積勞始侯加酒
井雅樂頭忠世三萬二千石加矢橋伯城主市
橋下總守長勝一萬五千石賜越後三條城并
舊食四萬千餘石九月津和野石城主板崎出

羽守成正有罪奪封初天樹夫人之出大坂城
也成正護送至茶白山烈祖大喜成正請降以
爲已妻弗允成正憤怨既而夫人許嫁本多忠
刻成正怒欲奪輿於路遂聚兵大將軍遣人慰
諭成正曰臣而不死必不使夫人入他人家於
是執政論成正宰曰汝主狂悖宜正典刑然大
君特閱由此絕祀汝等能諭之自刃則必令血
食焉家宰乃強之以酒伺其酣寢以雉刀斷其
頸詐自自殺有司以聞大將軍曰令成正家臣
善諭其主悔過而自裁乎則吾欲特存其祀今

乃欺其主以殺焉。逆無道，成正既失，君臣之禮。又爲家人之所誑殺，欲弗絕其祀，不可得也。於是誅其宰板崎勘兵衛，加大垣城主石川主殿頭忠總萬石，更賜豐後日田城并舊食六萬石。十月再禁種蔦州，經營日光山，命藤堂高虎、磔畫以本多正純董役，揖斐濃城主西尾豐後守光教卒，分遺封三萬石，賜義子出雲守嘉教二萬五千石，主水氏教五千石。十二月，寺澤志摩守廣高朝于江戶，廣高尾張人，始歷事織田豐臣二氏，食唐津八萬石。關原之役，從我烈祖，以

功益封甘草四萬石。廣高在邑，每晨夙興，出視朝。甲則調馬，殮後習槍刀。隆冬三旬習射，盛夏三旬習砲，以爲常。常謂賜暇就邑，豈爲佚樂哉。時巡封內，問民疾苦，正賦法，積穀粟，厚爲水旱備。衣用木棉，夏月食麥，皆上下共之。曰：以身率先，則不勞口舌而下必從之。有處士池田市郎兵衛者，以驍勇聞。廣高徵而客之，資以田四百石。又以卒廿名供其使隸。黑田長政以祿三千石招之，弗應。廣高聞之，亦欲與三千石。池田曰：君待臣極渥，感其眷遇，故留焉。非始論祿之多。

寡也。臣來此未嘗有尺寸之勞，而復增祿食，非
意所安也。初池田從某侯軍，嘗殿而退，有蒙重
創。憇田塋者見池田，喚之乃乘之。已馬執韁而
反，有三士逐之。池田殪一人，走二人，遂免之。其
人後仕黑田氏，長政嘗過廣高，請面池田，語及
此，謂廣高曰：公知有茲事乎？否。廣高曰：不知也。
彼雖有武功，未嘗詡談，今乃得聞之，幸甚。池田
曰：臣有慚心焉。當其喚我時，左右顧無人，欲爲
弗聞者而行，忽思吾自以爲獨殿，安知後無殿
者。渠若爲他人所扶，則吾何以得爲男兒？因不

得已而扶之爾。長政嗟嘆曰：獲百級，易卿斯言
不易獲也。或謂池田曰：子奚不自重之甚也。爾
時子之心，誰有知之者耶。池田曰：吾平生矢不
自欺。二公在前，欺心欺人，吾所深耻也。廣高好
材，待之有恩禮，故士多歸之。云烏山城主成田
左衛門尉長忠卒，長子新十郎長邦先卒，故賜
次子左馬助氏宗萬石，收其二萬七千石。初烈
祖在駿府，召侯伯有文武能者，立花宗茂、丹羽
長重、堀直寄、細川興元等，賜坐談論，皆賜第安
西里，請之安西衆。至此，選宗茂等二十人。戶川肥後

守遠安三好因幡守一任猪子內匠助一時堀
 田若狹守一繼佐久間備前守安政佐久間大
 藤亮勝之九鬼長門守下隆脇坂淡路守安元
 毛利伊勢守高政市橋守總守長勝谷出羽守
 守衛青木民部少輔一重蒔田權佐廣定平野
 遠江守長泰能勢伊豫守賴次宮城丹波守豐
 盛并宗茂長重直以其東觀年輪日入直以待
 寄興元凡比名直
 燕語他縉紳耆艾如日野唯心山名禪高致仕
 侯伯如朽木牧齋信濃守佐久間不干駿河守
 方伎如今大路正紹亦時參焉磨下渡邊茂山
 守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林信澄等九人真田隱
昌橫田甚右衛門尹松初鹿野傳右則每宵入
衛門信久醫員佃玄鑒田村安栖
 侍謂之談伴衆大將軍優待耆舊與之游息薰

陶以資藏修嘗問林信勝曰豐太閣名亭聚樂
 何義信勝曰古詩有之歡樂極兮哀情多聚樂
 之名殆為凶徵大將軍曰予少時思之亦如汝
 言也侍臣揚摧古今人物大將軍曰近代雄才
 莫如織田右府焉然好人從已而不能以已從
 人我烈祖則不然包容含弘知人器使群材効
 能衆思悉集此所以成鴻業也藤堂高虎語明
 智光秀事云右府不知凶人而登庸之亦不為
 無過大將軍曰不然當終罪光秀焉耳議者謂
 高虎意在警人主大君則正綱常為主萬世之

名代已終日

七

公言也。是歲賜宰相賴宣駿河遠江治駿府。其
五十五萬五千石如故。加松平丹波守康長二
萬石。賜上野高崎城并舊食五萬石。賜前田大
和守利孝下野七日市萬石。割宰相忠直封萬
石。賜其弟出羽守直政。加松平越中守定綱萬
五千石。賜常陸下妻城并舊食三萬石。加稻垣
平右衛門重綱萬石。賜越後藤井城并舊食二
萬石。皆褒大坂之勞也。夏役定綱以書院番頭
從。城陷之日將抵大營。聽令時諸軍充斥不得
至。麾下乃令部曲曰。宜分爲三行。視牙旗所指。

而進。勿橫劍槩以支左右。先鋒陣動則速過天
土寺。旣而聞戰急。乃整隊徐進。前路果不梗。遂
乘城親殪二騎。部曲亦力戰。獲四十餘級。重綱
在酒井家次軍後。先部松平康長力戰。被重創。
重綱進擊。斬其敵。旣而敵將十餘人犯陣。突衝
重綱。曰。此窮寇。難與爭鋒。堅陣勿動。視其列亂。
橫擊破之。斬首十九。始鑿神田渠。築堤。麾下士
從駿河來者。賜邸於此。世呼其地曰駿河臺。
三年丁巳二月。加安藤直次萬石。賜掛川城并
舊食二萬石。從宰相賴宣所請也。直次自幼與

成瀨正成同起身長相善也初賜橫須賀城居
十餘年與正成同侍座烈祖從容語曰汝等各
封萬石其治民何如正成對曰臣忝賜萬石獨
直次尙五千石耳烈祖驚謂直次曰嚮以橫須
賀爲邑入萬石故以錫汝汝代闕不減正成而
無怨言無慍色以至今日忠厚之極令人自愧
焉乃計其十餘年賦稅悉輸諸其家大坂之役
屢召諸牙營與本多正信等參帷幄嘗奉命詣
井伊直孝軍傳令長子重能戰死從者曰郎君
死矣直次曰丈夫臨戰暴骸原野固其所也何

足驚焉摩衆而前重能尸在路旁從者指示之
直次不顧曰使狗子啞之耳畢事歸則大悲傷
士井利勝之少也烈祖嘗使日如賴宣邸學直
次視事有司白事不可直次輒曰更思之吏退
復白亦如之矣其當然後可利勝怪問盍以意
指揮之則事立辨矣直次曰吾老將死故欲爲
國成財耳利勝未達直次曰凡長人者好指揮
人則吏士不出謀發慮皆稟旨辨事苟如此則
莫有悉力其職者吾引而不發所以長材也利
勝乃服及爲相終身從事其言賴宣在國嘗怒

老臣澁谷伯耆扶以刀室室破見血直次諫曰
舉動如此不可以君大國臣往白諸江戸然後
伏死而死令家人治裝賴宣聞之甚悔使近臣
留行不聽謂其人口人無勇則外容言而內無
改吾行決矣賴宣益懼令人再四謝過然後止
大將軍嘗謂直次曰賴宣年少氣銳若有狂悖
舉事則汝亟上變因徵誓書直次對曰異哉命
也臣既辱傳相任君臣之分定矣若其有異圖
則竭力諫爭爭而不聽則臣從役以戰死而已
畏死密告陷幸於大罪以自免豈爲臣之道也

哉若殿下違親親之義或削奪或僂辱則臣計
亦將有所出矣何以誓書爲大將軍改容謝之
由是三藩傳相皆不徵誓書云以井上主計願
正就參預大政正就本姓安部氏初安部定吉
妾有身定吉以逆家不欲置後出嫁井上賴秀
生半右衛門清秀寔爲正就父故冒井上氏清
秀妻爲大將軍乳母正就幼從母侍左右及長
稍貴幸一日烈祖從容謂正就曰半右衛門之
子亦與信濃大藏同列乎信濃謂永井尚政大藏謂青山幸成
將軍曰正就實安部定吉之孫也烈祖頷之他

日烈祖謂正就曰將軍繹汝生前事舉以任職
汝宜碎身粉骨以荅其知凡事君者正身爲要
汝舉人勿私張威福取怨於人以令上下否塞
夫人視下如子則下又親上如父汝宜念旃大
將軍嘗召太田某賜祿五百石某憤然擲教書
而退大將軍怒命正就戮之正就啓曰某嘗受
眷於太公告而後誅之未晚也大將軍愕然斂
容迺遣正就駿府具白其狀烈祖忻然曰松平
氏其榮哉匹夫失禮將軍誅之孰曰非理而慮
賞不當其功不容喜怒乎其間雖古聖哲何以

尚焉昔吾在參河有鈴木久三郎者矯吾命取
池籩之魚煮而食之吾大怒欲手斬久三久三
入張目罵曰吁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志於
天下吾乃有悟焉向者有釣弋於禁地者命拘
之久三欲諫之末路故捐軀以悟主可謂大忠
矣今意某之事亦久三之類也何則行賞不公
必開微倖之路其弊必至於忠直遠跡邪佞得
志今因某事平其政令公其賞罰而獎勸勇剛
之士則忠謇彙進儉壬屏息國祚延長之基也
宜特恕其不恭更予二千石因留正就與語五

日歷陳古忠臣直諫廷爭數事正就歸報乃賜
某二千石大將軍謂正就曰吾用汝言得聞治
國之要矣因賜佩刀自是正就尤用心翊亮陰
有裨補至此遂參大政後永井尙政序次烈祖
誨正就之語名曰東照宮遺誡廿一日天皇使
宰相藤原孝房就九能山殯宮賜烈祖號曰東
照大權現三月山形城主最上駿河守家親卒
子源五郎義俊襲封五十一萬石移播磨國主
松平新太郎光政賜因幡伯耆治鳥取城其三
十二萬石如故移鳥取城主池田備中守長幸

於備中松山城加五千石并舊食六萬五千石
加高崎城主松平丹波守康長二萬石賜信濃
松本城并舊食七萬石四月四日奉烈祖靈柩
詣日光山八日畢葬天皇使宰相藤原共房爲
奉幣使十六日大將軍詣日光山翌日拜闕宮
小祥祭廿二日大駕至自日光山川城主水野
監物忠元作行館於封內以待大駕守備嚴整
傳旨褒之益封五千石并舊食三萬五千石五
月加賀參議利常請大將軍於其邸饗之大將
軍接諸侯以至誠以前田氏之祖與烈祖故等

夷待其子孫禮意有加焉嘗聞金澤城災將賜手書唁之執政謂族發使賜物之日并下手書未晚也大將軍曰用災問消息豈宜濡滯哉特命賜之六月十二日大將軍赴京師廿九日詣伏水城七月廿一日入朝先是□□城主內藤若狹守清次卒無子弟萬次郎清政襲封二萬六千石□□領主本多三彌左衛門正重卒賜其子源十郎正貫七千石舊萬石加桑名城主本多美濃守忠政五萬石賜播磨姬路城并舊食十五萬石加伏水城主松平隱岐守定勝六萬

石賜伊勢桑名城并舊食十一萬石收河內守定行懸川城令從定勝於桑名尾張宰相義直駿河宰相賴宣皆拜中納言加高崎城主酒井左衛門尉家次五萬石賜越後高田城并舊食十萬石加土浦城主松平伊豆守信吉萬石賜上野高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加松本城主小笠原左近大夫忠真二萬石賜播磨明石城并舊食十萬石加大洲城主脇坂淡路守安元二千石賜信濃飯田城并舊食五萬五千石移米子城主加藤左近大夫貞泰於伊豫大洲城六萬

石如故。既橋城主酒井河內守重忠卒。年六十。九雅樂頭忠世襲封。并忠世所自食。共食八萬石。加膳所城主戶田左門氏鐵二萬石。賜攝津尼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八月。朝鮮國王李瑄使吳允謙朴梓李景稷來聘。以賀大坂之捷。廿六日。大將軍見之。伏水城。是日後陽成上皇崩。九月。移池田越前守重利於播磨新宮。一萬石如故。移尼崎城主建部三十郎政長於播磨林田。一萬石如故。移大多喜城主本多甲斐守政朝於播磨龍野城。五萬石如故。十三日。大駕發。伏

水城。晦還。江戸。十月。加伊賀國主藤堂和泉守高虎伊勢田丸地五萬石。并舊食三十二萬石。并向所收內匠助正高下總田三千石。賜之。正高大坂之役。犯令獲譴。故收其采地。高虎既封大藩。常悔不學。延儒士講經。時使人讀通鑑。聽之。至有節義事。感慨淚下。性強記。終身不忘。大將軍嘗問政要。高虎曰。莫如知人而委任焉。既任則無疑。疑則讒間乘之矣。大將軍稱善。初高虎設櫃於廳堂。令曰。予年老。命在旦夕。欲相從地下者。納其名氏。得七十人。高虎持之。朝曰。許

臣死者如此願令臣子孫世爲先鋒則得以大
教過其死允之乃退召其士曰以汝等約死令
我世世爲先鋒榮莫過焉必勿徒死焉以俟後
命有一人曰臣右腕負傷不能從軍願獨許殉
高虎以聞烈祖曰我以高虎爲先鋒以多死士
也若有不用命則不之命矣其人乃止及烈祖
大漸高虎謂七井利勝曰伊賀要地也賤息不
肖臣死則轉封因上其地圖指點要衝處烈祖
曰以向者約死士守之何傷吾誓不易卿封矣
高虎愛士如親戚有請去者輒解佩刀與之曰

子若不得志復來仕于我乃共飲食而遣之後
至則待之如初加小幡野上城主永井右近大夫
直勝萬石賜常陸笠間城并舊食三萬石加駿
河傳相水野對馬守重典駿遠田萬石并舊食
三萬五千餘石十一月加內藤紀伊守信正萬
石并舊食五萬石命守伏水城以菅谷左衛門
範貞爲城番十二月加阿部備中守正次八千
石賜上總大多喜城并舊食三萬石舉前少將
忠輝傳相松平大隅守重勝賜下總關宿城食
二萬六千石加土岐山城守定義萬石賜攝津

高槻城并舊食二萬石是月使□□渡邊圖書助宗綱永井監物白元牧野清兵衛正成巡視諸州

四年戊午三月配前少將忠輝於飛驒使金森長門守重賴監之封本多備前守紀貞於上野白井萬石高田城主酒井左衛門尉家次卒子宮內少輔忠勝襲封十萬石谷田領主常陸細川玄蕃頭興元卒子勝千代興昌襲封萬六千餘石興元忠興之弟也關原之役東軍既拔岐阜忠興使人諭浮田秀家歸順秀家對曰今主幼

國危子輩背恩違義倒戈從賊不忠莫大焉而名我爲叛何也及今歸降足以償罪幸與二子熟圖之忠隆興秋聞其言色動忠興謂興元曰石田三成擁幼主舉兵以謀其私是以太閤故將多不從者况我立國不賴太閤何故黨彼請幸諭二兒興元曰小山盟誓未乾伯姒致命大人受圍莫貳焉二子何異之有兄幸勿疑焉忠興悅及事平從忠興徙豐前大坂之役酒井忠世身侍帷幄興元奉命指揮忠世兵有教曰土井利勝隊第一忠世隊第二而興元命士卒與

土井氏並隊忠世讓違令興元曰布陣因地利
耳不必前一後二也及戰土井先隊走興元橫
擊破敵及天下既定以其闕歷戎馬列談伴衆
本庄越城主村上周防守義明坐政亂家臣屢
爭収其封九萬石加長岡城主堀丹後守直寄
二萬石賜越後本庄城後改本庄并舊食十萬
石四月移長嶺城主牧野駿河守忠成於越後
長岡城其七萬三千石如故七月黑坂伯耆城主
關長門守一政坐政亂収其封五萬石賜其子
安藝守氏盛近江田五千石肥後宰加藤美作

等有姦加藤右馬允等上狀訴之八月大將軍
召加藤忠廣及其宰親聽其訟執政及安部正
之等待焉右馬允曰美作父子締黨私權所爲
皆不利於主毒被民人願正典刑美作抗辯弗
屈右馬允曰往載美作造大艦二隻名爲資漕
運其實擬載兵以援大坂齋藤采女者豐臣氏
乳母之子也初寘諸熊本及大坂舉兵送致城
中以有所謀焉有橫江清四郎者亦送遣以報
動靜返報曰東軍敗績太公逃入二條城將軍
入伏水城大坂將進軍攻之二城陷在近以動

播人心而美作獨有喜色其奸皆是類也安部
正之嚮在肥後所聞如右馬允言美作辭屈於
是清四郎等處斬美作等處流使山田十大夫
重利渡邊圖書助宗綱赴肥後鎮撫以忠廣尚
弱不深究之諭右馬允等輔導之安南國呈書
政府曰向者貴國人船本彌七郎顯定齎信牌
來互市爾時法規嚴整商賈莫有犯令者邇年
船本不來法律頽圯奸僞多矣如此則累將及
兩邦請令船本復來乃令顯定往事皆沿舊十
二月加堀美作守親良五千石封美濃山縣并

舊食萬七千石加諏訪因幡守賴永五千石并
舊食三萬石

五年己未三月移高田城主酒井宮內大輔忠
勝於信濃松城十萬石如故加松城城主松平
伊豫守忠昌十三萬石賜越後高田城并舊食
廿五萬石以忠昌年尚少封稻葉佐渡守正成
於糸魚川二萬石使兼視高田政大將軍謂正
成曰忠昌尚少無老成輔導者汝強爲我相之
不久我必還汝正成本姓林氏居美濃稻葉良
通以女孫妻之因冒稻葉氏仕豐臣秀秋食四

萬石關原之役。秀秋首鼠兩端。正成與平岡賴勝首勸。屬東軍擊大谷吉隆。及攻澤山城。正成尤有功。烈祖使使齎書及黃金衣服賞之。曰。秀秋之功。皆汝之力也。後秀秋驕淫。多暴行。正成屢諫。不聽。欲殺正成。去匿於八幡。烈祖徵之。賜美濃田萬石。大坂之役。將信濃兵護本營。戰獲二十七級。大將軍素器之。故以相忠昌。五月七日。大駕發江戶。廿七日抵伏水城。先是福島正則既享大封。兇猛嗜殺。虐使士民。以小過多戮人。備牛裂鼎烹諸酷刑。生平好獵。馳騁風沙中。

不救而啜羹。輒謂羹有砂。殺庖人。前後無算。或又貫其首。旋轉作輪。以助酗興。民大苦。正則奪嚴島祠田三千石。當祭日。稅吏發狂死。國多怪。民益怖。大將軍欲問其罪。以關原有功。不敢召。本多正信謀。正信時致仕。扶病詣朝。曰。正則喜怒無常。上庶老幼。有觸意輒死。性貪婪。身侯大邦。手執牙籌。積畜不知止極。厚稅暴征。民不聊生。或有縊死者。所貢蒲筵。減價強取。後遂麤惡於鬻他者。怒自槍戳鬻者。夫立人牧。非肆其縱其欲也。正則暴戾如此。存之民苦。除之民安。凡

東照宮嘗辛歷艱於一世而不辭者爲天下萬
姓也而使藝備之民獨罹慘毒非所以奉祖廟
也大將軍未忍加誅後又私修繕城郭事聞命
毀其所修少毀城之東南陬以乏徒役不應命
大將軍震怒召藤堂高虎板倉勝重與執政會
議於伏水城正則時在江戶咸謂今奪正則封
恐生變不如召至京師然後命之則江戶臣庶
不得作亂大將軍未之然勝重曰井伊直孝雖
少非踐人足跡者請召而詢直孝曰今召正則
正則必來來而褫封他日召諸侯諸侯孰不驚

懼則諸侯之不應命必自此始不若遣使傳命
臣察正則平生必不妄動萬一方命蕩滅之匪
難高虎曰果然則巷鬪紛拏損傷必多直孝曰
國家誅不臣不可謂巷鬪議未決而罷及夜大
將軍召直孝曰汝議是也六月使久世廣宣坂
部廣勝赴江戶告諸留守大臣牧野駿河守忠
茂花房志摩守正成奉命往讓正則以犯大典
私修城郭因收其封正則曰使東照公在則吾
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頃之挈其兩女
子出屬諸二使曰以二艸女累卿等願怜吾意

於是與備後守正勝共赴配所。初命放津輕大將軍聞其答公使語，恰之，改實信之河中島，資以信越田四萬五千石。安藤對馬守重信、永井右近大夫直勝、率山陽山陰南海侯伯赴廣島，收安藝備後，留守宰福島丹波治重，不肯奉命。誅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妻孥隨所之，資財無籍沒。正則與書其宰尾關吉次曰：予耄荒得罪，無復面目視汝輩。聞汝送致我妻孥於大坂，汝之用心亦已苦矣。而大將軍垂愛，以津輕僻遠，改賜信越之地，幸亦甚。汝輩宜諒我意。正則

多養材武士，及滅諸侯，爭聘之。獨福島治重披剃不仕焉。以終其身。云。七月，移紀伊國主淺野但馬守長晟於安藝，治廣島城，增封四十二萬六千餘石。移駿河中納言賴宣於紀伊，治和歌山，其五十五萬五千石如故。賜安藤直次田邊城、水野重央新宮城、直次食三萬八千石。重央三萬五千石。陞駿府爲公城，命松平丹波守重忠、秋元但馬守泰朝、大田原備前守晴清等戍之。薩摩國主島津參議家久、父兵庫頭義弘卒。年八十五。賜賻銀千枚。加松平下總守忠明三

萬石轉大坂城賜大和郡山城并舊食十二萬
餘石加郡山城注水野日向守勝成四萬石賜
備後福山城并舊食十萬千石廿五日大將軍
朝于京師獻白金千枚肥後有椎葉山與球麻
郡相接其地絕險不與人境相通自豐臣氏時
那須三家據焉曰久太郎曰紀伊介曰左近三
分其地有村二十六口可六千每年貢鷹烈祖
賜朱章以隸相良氏後有庶族彈正者暴悍殺
久太郎欲併其地山中騷擾人吉城主相良長
每上狀於伏水城幕議欲遣兵討之大將軍以

安部四郎五郎正之嚮赴肥後諳其地理土風
召見正之問計正之上事宜九條乃遣之副以
大久保四郎左衛門忠成命曰若及用師須發
相良及肥筑兵八月正之忠成詣豐之鶴崎下
令曰公使至吏民十五至六十咸來會而無一
人應者進至人吉城遣人趣之曰不奉令則發
兵誅其魁首彈正乃率其黨三十人至至則立
擒之從者繼入皆縛之訊鞫得黨惡主名其夜
斬彈正等十九人疾馳至椎葉山山有三徑正
之分其兵爲三約一隊見寨徒輒縛之一隊論

良民令不動搖。一隊守山口。以遇逃逸者。於是
凌嶮。岨披荆棘。晝夜兼行。賊不意。使者奄至。正
之追捕。悉獲。彈正黨戮百四十人。立久太郎後
爲球麻長。不出二旬。山中悉定。二使歸報。加正
之采地千石。是月廢伏水城。以山口駿河守直
之爲伏水奉行。內藤紀伊守正信爲大坂城代。
九月處士藤原肅卒。肅嘗遇僧承允。靈三於烈
祖座。二僧以才學自負。詰肅曰。吾子始釋而後
儒。是弃真歸俗也。肅曰。真俗二諦。是浮屠私言。
而所謂俗和尚自謂也。夫戾天理。廢人紀。非俗

而何。二僧默然。承允等心害肅。薦之欲使于明。
謂肅曰。善爲之。君亦莫不利。肅笑曰。苟利乎。是
和尚之所欲。宜自爲之。一日慨然嘆曰。夷齊雖
去。而居周之士。四皓雖隱。而戴漢之德。遂無仕
進之意。屏居妹背山。因自號北肉山人。肅生重
瞳子。左肩上有黑黥。大可三寸。接人溫然。竟日
有問道者。隨其資。教誨焉。後水尾帝詔問道要。
乃條彝倫名義九條。上之。意欲其君爲堯舜。其
民爲堯舜之民。石田三成求見。辭直江兼續來
訪。不見。凡四往。乃見焉。兼續問曰。繼絕扶傾。方

今亦可行乎。否。肅不荅。既去，嘆曰：渠不欲屬霸
主將，有所謀也。吁！將使生靈再困於鋒鏑乎。細
川忠興父子淺野幸長、戶田氏鐵尤高其義。欽
其德。氏鐵薦之大將軍，將授官，屬病卒。年五十
九，有文集、歌抄及正保時後光明帝賜御製序。
學者以爲希世之榮。以金地院崇傳爲僧錄司。
崇傳通內外典，能屬文辭，與天海皆爲烈祖及
大將軍所親。時從軍侍帷幄，國家艸法令，若每
有外國書信，多命崇傳立稿，有筆錄數十卷。逐
日記事，皆身所閱歷，其徒名之曰國師日記。是

月十九日，大駕歸自京師，臨彦根城，加井伊直
孝五萬石。直孝性儉樸，練武外無他嗜好。常語
人曰：世有學茶餞散樂者，此技雖精，何足以禦
亂。彦根地近京師，俗尚綺靡，宰臣請下令禁止。
直孝曰：令屢下則不行，不若以身表帥。於是躬
服木棉，又賜諸近臣曰：曩者兵戈騷擾，身不脫
甲，安得襖衣博帶。今海內熙昌，宜服此以樂太
平。及就封，士大夫出迎於巷，皆鮮衣靚飾。見直
孝服木棉，大愧華麗之風，頓革。每東覲，請學士
林信勝說經史，訖輒質疑，令侍臣錄其言，復親

覆檢他日示諸信勝以質違失信勝嘆曰君侯固非常人也其事上直諒無私大將軍每出以辰鼓爲節雖食未畢聞報即投箸而起近侍患之令鼓人待食終而搥鼓直孝謂侍臣曰大君以信待物卿等乃以詐事之其弊必至上下相欺下情壅塞倘憂其輟餐宜蚤進膳焉何至誨僞於吏胥耶加形原城主松平紀伊守家信萬石賜攝津高槻城并舊食二萬石加大多喜城主阿部備中守正次二萬石賜相模小田原城并舊食五萬石加巖槻城主高力攝津守忠房

萬石賜遠江濱松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移舉母城主三宅越後守康信於伊勢龜山城一萬石如故十月六日大將軍還江戶移關宿城主松平大隅守重勝於遠江橫須賀城二萬六千石如故以爲駿府城代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移古河城主小笠原左衛門政信於下總關宿城并舊食二萬一千餘石移宇都宮城主奧平千福於下總古河城并舊食十一萬石加酒井雅樂頭忠世萬石并舊食八萬五千石加小山城主本多上野介正純十二萬二千

石賜下野宇都宮城并舊食十五萬五千石三舊
千石三加酒井備後守忠利萬石并舊食三萬七
千石移出石城主小出信濃守吉親於丹波園
邊城二萬九千石如故移岸和田城主小出大
和守吉英於但馬出石城五萬石如故加篠山
城主松平周防守康重萬石賜和泉岸和田城
并舊食六萬石移高崎城主松平安房守信吉
於丹波篠山城五萬石如故加神崎城主安藤
對馬守重信二萬石賜上野高崎城并舊食五
萬六千餘石十一月大村城主大村民部大輔

純賴卒子松千代純信襲封二萬七千餘石十
二月五日大駕至自日光是日天氣極熱人著
單衫以坂部三十郎廣勝久世三四郎廣宣爲
五十騎長皆給采二千石以資其屬士加松平
出羽守直政萬石并舊食二萬石移松坂城主
古田大膳大夫重治於石見瀨田城五萬五千
石如故加永井右近大夫直勝二萬石并舊食
五萬二千石封直勝子信濃守尙政萬五千石
加丹羽五郎左衛門長重萬石并舊食二萬石
加竹腰山城守正信萬石并舊食三萬石封北

條出羽守氏重於遠江久野萬石是歲自夏至
冬白氣見于東南形如牛角長數十丈彗星見
于東北色赤如火

二月五日大霧至凡日光晝日天陰濛濛人若
餘錄卒于外十八餘計變性二萬十千餘

